

《招魂》“封狐千里”校诂^{*}

张学城

《招魂》：“魂兮归来，南方不可以止些。雕题黑齿，得人肉以祀，以其骨为醢些。蝮蛇蓁蓁，封狐千里些。雄虺九首，往来倏忽，吞人以益其心些。归来！归来！不可以久淫些。”

这段话阐述南方环境之险恶，不可淹留。其中“千里”一词，自古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意见大致可以分成三类：

一、大狐身长千里。

吕向：“封狐，大狐也，其长千里。”

再大的狐狸，也不可能身长千里。而且形容身高，高度单位鲜有用“里”者，故学者多非之。

二、大狐健走，倏忽千里。

王逸：“又有大狐，健走千里求食，不可逢遇也。”

朱熹：“封狐，大狐也，健走千里求食也。”

周拱辰：“封狐，大狐，亦老狐也。千岁之狐，能易形魅人，往来倏忽，莫可踪迹，愚民往往遭其蠹害。羿射封狐，以其往来神速，羿能射杀之，称神射也。”

王夫之：“千里，能为妖怪，倏忽千里也。”

林云铭：“大蛇积聚，大狐健走求食。”

蒋驥：“封，大也。老狐能易形魅人，顷刻可至千里。”

蒋天枢：“封狐千里，盖言其善走。”

黄灵庚：“言封狐远在万里、千里之外，非谓其身有千里之长也。”

这种解释肇始于王逸，因《楚辞章句》影响深远，故从者甚众。

三、不作细致分析，笼统言之。

胡文英：“蓁蓁，犹簇簇也。千里，言其多。”

汤炳正：“‘封狐千里’与‘长人千仞’皆夸张之词。”^①

玩味上述诸说，皆感牵强，终觉不安，难成确诂。然而胡文英的说法则颇具启发性，“封狐”的上文是“蝮蛇蓁蓁”，“蓁蓁，犹簇簇也”。那么按照文义，下

^{*}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2010JDXM036）成果之一。

^① 上引诸家说法详见崔富章主编：《楚辞集校集释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147页。

文应该描写“封狐众多”。然“千里”怎么能表示“众多”呢？遗憾的是，胡氏没有给出解释。笔者偶得一解，不揣浅陋，就教于方家。窃以为此处的“千里”乃后人误拆“重”字而来，下面详细阐述：

当古书中连续出现两个相同的字时，为了省略，后一字往往用两点“=”代替。此种文法学界称之为“重文”，用以表示代替文字的这种符号称为“重文号”，或称“重文符”、“叠字符”。重文用法肇端于上古，商代甲骨文、金文里已经出现，后经秦汉，又历中古，绵延不绝。

《招魂》“封狐”的上句为“蝮蛇蓁蓁”，按照《楚辞》行文特点，下句似乎也应为四字句（语气词“些”除外）。因此我们大胆推测：《楚辞》原文应作“蝮蛇蓁蓁，封狐重重”，正是一个严格的对仗句式。古人在写“重重”时往往写作“重=”。在文献传抄过程中，或许因为误将重文符号当作合文符号，或许因为重文符号脱落，而后人为了凑足音节，组成四字句，于是误拆“重”为“千里”。

在文献的传抄过程中，重文符号脱落时有发生，往往造成古书的误读。例如《列子·仲尼》：“孤犍未尝有母，非孤犍也。”俞樾指出：

此本作“孤犍未尝有母，有母非孤犍也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篇《释文》引李云“言孤则无母，孤称立则母名去”，是其义也。^①

此处原文应作“孤犍未尝有、母、非孤犍也”，后因重文符号脱落而误读。

再如，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：“先是，后元年，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，时光与金日磾、上官桀等共诛之，功未录。”管吉指出：

“后元年”句有脱漏。“后元”乃汉武帝年号，共二年。此指何年？甚不明确。今查同书《武帝纪》，当为后元元年。该年六月条记载：“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，侍中驸马金日磾、奉车都尉霍光、骑都尉上官桀讨之。”古人书写重字，但于字下作小“=”，疑本条“后元元年”即如此，流布过程中，重文被传抄者脱去，现当据《武帝纪》补上。^②

又如，《论衡·语增》：“凡天下之事，不可增损。考查前后，效验自列。自列，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。”裘锡圭先生指出：

此文本当作“考查前后，效验自列。效验自列，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。”古人于重复之字句皆用重文符号表示。如此文，于汉时必书作“考查前后，效=验=自=列=，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。”盖“效验”二字后之重文符号因传写脱落，遂成今本之文。《论衡》中脱落重文之例颇为常见，《校释》、《集解》皆曾屡加举正，可参阅。^③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书中误拆一字为二字的现象也颇常见。《史记·蔡泽传》：“吾持梁刺齿肥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‘刺齿肥’当为‘齧肥’。”《孟子·公孙

①俞樾等：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118页。

②管吉：《汉书校记二则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83年6期。

③裘锡圭：《〈论衡〉札记》，《文史》第五辑。

丑》：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。”《日知录》载倪文节之语，谓当作：“必有事焉而勿忘。”俞樾在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中将这种现象归纳为“一字误为二字例”。如《尚书·多方》：“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。”俞樾指出：

枚氏因大介连文，而以“大大赐汝”释之，不词甚矣。《说文·大部》：“𡗗，大也。从大介声，读若盖。”凡经传训大之介，皆其𡗗字也。此经疑用本字，其文曰：“我有周惟其𡗗赉尔。”𡗗赉，即大赉也。后人罕见“𡗗”字，遂误分为“大介”二字。^①

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“重重”的意义。古文字中，“重”与“童”每互作，故“重重”又可写作“童童”。抑或字形繁化，写作“衝衝”、“憧憧”、“僮僮”，其意义相同，皆为“往来不绝貌、盛貌”，只是形体不同而已。《易·咸》：“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”马王堆汉帛书《周易》作“童童”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《周易》作“僮僮”。陆德明《释文》引王肃曰：“憧憧，往来不绝貌。”《诗·召南·采芣》：“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”马瑞辰《通释》：“《广雅·释训》：‘童童，盛也。’《大雅》：‘祁祁如云。’祁祁，盛貌。僮僮祁祁，皆状首饰之盛，传说非也。”汉扬雄《法言·问明》：“如庸行翳路，冲冲而活，君子不贵也。”汪荣宝《义疏》：“冲冲而活，谓行无趋向，随众往来，罔知生也。”

综上所述，通过对字形、句式、文义的分析，我们认为《招魂》中此处的“千里”本作“重=”，在传抄过程中，后人误拆“重”字为“千里”。

附记：本文曾在“传统与现代——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，蒙姚小鸥先生、周建忠先生指正，黄灵庚先生提出重要修改建议，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

^①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，第102页。